紅樓真夢/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九回　登鶚薦稚蘭邀特簡　續鴛盟俠柳仗良媒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蘭初到遼東便膺薦舉，說起來未免僥倖，卻也不是容易得來的。他到了遼東幕府，那節度使見他少年老成，又有文采，非常愛敬。當下便請他專辦邊務文牘，兼管折奏，賈蘭替出了許多計策。又隨同節度出去巡邊，正在隆冬時候，冰天雪地裡走遍了各部落。有時騎馬，有時坐騾車，有時坐馬套的扒犁，一早出去，衣襟上就見好些冰花，都是呼吸氣結成的。

跟去的戈什哈一到行館貪烤火，就掉下一隻耳朵，也就算嘗盡苦處的了。

那些部落名王見了節度使，必要見見賈大人，賈蘭激勵他們尊君親上，莫不中心悅服。有個烏斯哩族偷占邊地，還要一味蠻凶。賈蘭和節度商量，派了文武員弁陳文炤、胡祿二人帶兵前往。威惠兼施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他們降服。從此歸還侵地，輸誠效順。一切運籌決策，以及馳檄飛書，都出自賈蘭一手。那節度使見賈蘭謀斷兼優，更為佩服，剛好朝廷下詔求才，便將賈蘭保奏上去，奏本上說了許多好話。皇上見了，即時下旨，命賈蘭來京預備召見。

此時朝中大臣們都在醉夢之中，那裡知道外頭這些事。只見賈蘭留館授職未及兩年，都說他資格太淺，尚欠歷練。有的說要養他才望，以待晚成。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尚書，

姓華名慶，此人是假道學，賈蘭會試出在他的門下，見賈蘭貴族高才，暗懷妒忌，事事都要做對。此次賈蘭來京，也知道這位師門貌似清高，內實多欲，特地送他一份重禮，又親自去見他。那華尚書把禮物照單全收，還帶著賈蘭去逛逛他的園子，面子上十分親熱，背地裡卻向政府進了許多讒言，這更是想不到的。軍機裡有和賈府關切的，將這些話都告訴賈蘭，賈蘭聽了，未免有些負氣。

那天回來，坐著騾車，跑了三四十里的石路，到了家裡也很乏了。此時梅氏因要歸寧，也隨同來京。見賈蘭回來，忙拿著新填的《謁金門》小詞給他看，說道：「你去了兩天，我在家裡怪悶的慌，這是填著玩的，我看好不好？」賈蘭那裡有心思看詞，接過大致看看，只說聲很好，便拉著梅氏，將外間的話背了一大套。一會兒，李紈回來，賈蘭又重新向李紈說了，那臉上還是不高興的樣子。李紈道：「蘭兒，你還是這麼孩子氣！古來做大事的人，都是要忍辱負重，這一時的毀譽都看不開，還能忍辱麼？你且沉住氣。據我看來，當今皇上聖明，也未必都聽他們的。」

果然，過兩天在仁德殿召見。皇上見賈蘭少年英發，又出自世爵高門，且是元妃的胞姪，天顏甚喜。降旨問他在翰林院幾年，在東邊辦的何事？賈蘭將整頓東邊的大計畫，原原本本的奏陳了一遍。聖上聽了，更為動容。又問他幾個弟兄，他們曾否出仕？又降旨道：「那些大臣們都說你好，歷來大人物，有許多都出在幕府裡的，你好好的努力做去罷。」賈蘭謝恩下來，心想原來那些話皇上並沒有聽到。當下拜了兩天客。那遼東節度使又有信來催，便和梅氏起身回去。上頭早已將他的姓名記下。又過了兩個月，剛好江西九江道出缺，本省節度使和政府大臣，各保各的私人，皇上都不稱意。問道：

「這缺必得用你們保的人麼？」大臣們見聖顏微怒，忙奏道：「這缺本是特簡的，恐怕皇上一時想不到，所以預備下一兩個人。」皇上當時降旨，即著賈蘭補授。大臣們又奏道：「這賈蘭年紀太輕，只怕還得歷練歷練。」皇上登時大怒道：「做官不是歷練麼？教他怎麼歷練！」那大臣連忙叩頭謝罪，承旨而退，還請了三天病假。

在賈蘭此番邀簡得之意外，不是非常的恩遇麼？那天報喜的趕到榮國府，在門前吵嚷了一陣。門上的人喝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你們敢來作吵。」報喜的道：「誰教你們大爺放了缺啦？人家盼望著，還不能夠呢。」一班家人們連忙帶上帽子，捧著報單，上去給賈政、王夫人道喜。賈赦、邢夫人聽見了，也連忙過來，彼此稱賀。

賈赦是向來安富尊榮的，向賈政笑道：「我說過咱們這樣人家的子弟，只要稍微過

得去，便脫不了一個官兒。二老爺，你看我說著了沒有？更難得的是放到江西，正是你的舊治，也算上繩祖武了。」賈政聽見賈蘭放了缺，倒添了一肚子的心事，說道：「我正替蘭小子擔心呢，你道那外任是做得的麼？我做了兩年糧道，從家裡搬了許多銀錢去用。那班家人們瞞著我無所不為，一個個都發了財了，那李十兒尤其可惡。如今蘭小子年紀這麼輕，當個翰林，或是在外頭幕府裡混混，尚可勉強。

如何能做外任呢？」賈赦笑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『兒孫自有兒孫福』，你愁的是什麼？」李紈、寶釵、平兒、惜春、湘雲聽見喜信，都陸續至王夫人處。王夫人正和邢夫人說話，見李紈進來，便對他道：「大奶奶，這不枉你苦守了半輩子！」口中雖如此說，心裡卻想起賈珠、寶玉來：自己養的兒子功名不成，倒是孫子闊了。不免反增傷感！寶釵、湘雲等都拉著李紈道喜道：「大嫂子這可真要去做老太太，又替你歡喜，又捨不得你去。」

一時，探春聞信趕來道喜，向賈政寬解一番。無奈賈政拘執不化。此時賈蘭已赴遼東，到底趕了信去，命他在幕府多多歷練，不必忙著到任。剛好那節度使因賈蘭籌辦邊務得力，一時未有替人，請暫留三個月，皇上也准了。賈政才放了心。

轉眼度過年關，已至春融時候，探春本與寶釵、湘雲商訂，到了上巳那天，要舉個流觴春禊。偏是前兩天正值王夫人生日，來了許多外客，大家累得人困馬乏。緊趕著又是賈政由大理卿升了工部侍郎，－－也是朝廷因他工部出身，取其駕輕就熟的意思。自又有一番慶賀熱鬧，把禊敘之事，便岔過去了。

那天，湘雲想同著惜春至菱洲、藕榭一帶近水地方去走走，應那湔裙佳節。見惜春正在虔誠寫經，不便打斷，便帶了翠縷，到怡紅院去尋寶釵。走到院門外，翠縷指著那枝出牆的海棠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瞧那海棠都開了！」湘雲抬頭一看道：「這不是那年重活的那一棵麼？才幾年長得這麼大了！」翠縷笑道：「他們怎麼說是花妖呢？又沒見這妖精出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『妖』字不一定說是妖精，只是不祥之兆。自從他重活了，這裡就抄了家，又是老太太的白事，連寶二爺也走了，可不是不好麼？」翠縷道：「那末，現在這府裡又興旺起來，老爺和蘭哥兒都升了官，還能說不好麼？不好了就怪他，好了又跟他沒分，這是怎麼說的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傻丫頭，什麼事都要刨根，我倒被你問短了。」說著，已走到院子裡。奶子抱著蕙哥兒，秋紋、鶯兒都在那裡哄著，正瞧著天上放的風箏。蕙哥兒已能學著說話，這個是沙雁，那個是蝴蝶兒，那一個是大金魚，小手指著，說得有來有去。又學那繃弓上嗡嗡的聲音。碧痕從屋裡拿個大美人風箏出來，

說道：「我們替哥兒放了罷。」哥兒又搶著來看，剛好湘雲進來。大家說：

「史姑奶奶來了。」

寶釵正在窗前做活計，連忙放下，迎了出來。湘雲一面向寶釵說話，一面把哥兒抱了過來，逗著他說笑。又對寶釵道：

「你這哥兒跟我真有緣，一點也不認生。可惜我沒落下個女兒，不然一定招他做小女婿。」寶釵道：「叫他認你做乾媽不好麼？」湘雲道：「我那苦命，別帶累哥兒，還當表姑太太罷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奶子接過來罷，別尿得表姑太太一身。」二人笑著進屋坐下。

湘雲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還做活麼？這春景天還是出去走走的好。」寶釵道：「一個人也懶得出去。你來了，咱們說一會話兒，回頭找大嫂子去罷。」湘雲道：「別找他。剛才入畫從他那裡回來，說這兩天蘭哥兒夫婦就要家來，大嫂子正歸著屋子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大嫂子這一走，咱們這裡更冷清了，眼前詩社就沒人主持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個只可推你了。」寶釵正要答言，鶯兒端茶進來，瞧著湘雲只管笑。寶釵道：

「傻丫頭，有什麼可笑的？」鶯兒笑道：「我看史姑娘好久沒帶那金麒麟，別丟掉了罷！」湘雲道：「我自從穿素，就沒帶他，不記得擱在那兒了。」鶯兒道：「我聽說大奶奶家裡辦嫁妝，買了一對金麒麟，不知是姑娘那個不是？姑娘查查看罷。

「湘雲道：「同樣的東西多著呢，怎見得便是我的。就算是我的，也只有一個，怎麼會成對呢？別瞎疑惑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從先張道士也送過一個，這東西外頭常有的，不算什麼希奇。

顰兒那小心眼兒，那回瞧見有兩個麒麟，還說了多少尖酸話，想起來怪可笑的！」湘雲道：「你夢中見了他，還是那個樣兒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如今決不說那些話了，簡直換了個人似的。我想他從前也因積慮太深，覺得處處都是杯弓蛇影。有的說他尖刻，有的說他脾氣乖僻，那裡是他的本性呢！」二人又說了一回閒話。

湘雲說起要到紫菱洲一帶走走，寶釵道：「那裡眼界也不寬，這時候除掉看水，還

有什麼可看的？不如到荇葉渚那邊去看新柳。」湘雲也說好，當下便帶著翠縷、鶯兒一路出去。剛走得不遠，彩雲從後趕來，說道：「太太叫我來請寶二奶奶。「寶釵只得別了湘雲，同彩雲折回，往王夫人處。王夫人見了寶釵，說道：「理國公府裡辦喜事，來借圍屏，你看著人到東樓上，把雕刻象牙人物那一堂尋出來借給他。先瞧那上頭鑲嵌有損壞沒有，別叫人家說是破的。」又說道：「剛才聽說舅太太犯了肝氣，比往年春天都厲害。你明兒替我去看看他，就說我這兩天也不大舒服，不然就親自來了。」寶釵都答應了。

王夫人又道：「你見著你大嫂子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大嫂子正忙著收拾屋子，今兒沒見著他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蘭兒不久就要上任去，你大嫂子總說，應該在家裡侍奉公婆，沒有丟下老人家，單跟著兒子去享福的道理。這話原也不錯，只是蘭兒年紀太輕，你老爺先就替他擔心，若是你大嫂子同去，多少總可以替拿點主意。所以，我倒勸著他去。他去後，家裡可就仗著你了。平兒雖說熟悉，如今璉兒辦了捐復，早晚也是要走的。

你一個人撐得下去麼？」寶釵道：「眼下璉二哥在家，外面有他撐著。家裡這些零碎事，我還可以對付。若都走了，可叫誰應付外頭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人就不容易，從前芹兒、芸兒都試過，究竟不是自己的人，總靠不住。到那時候再說罷。

「寶釵下來，又忙著去料理瑣事。

大家算計著賈蘭到京還有幾天，不料房子尚未收拾好，他們夫婦已先來了。原來賈蘭因節度托辦的事提前走的。一到京裡，便天天忙著拜客。那些世族舊交都要治筵設餞，每天都有四五局，東城跑到西城，西城又跑到南城，把賈蘭忙得不了。

只有他的同年曾翰林，請在柳湖村棗花寺賞牡丹，一班陪客全是同年至好，大家賞花做詩。那天算是最舒服的。又有許多親友，或薦幕友，或薦家丁，十分情不可卻的，也只可收下。到了臨行前兩天，一切宴會概行謝卻，只說走了。

尤氏和寶釵、平兒商量，在園中嘉蔭堂設筵，請李紈及賈蘭夫婦聚了一日。此時芍藥花正開，探春、湘雲又訂在紅香圃，請他們母子夫妻餞敘。那天天氣甚好，大家看了一回花，方才入坐。坐到半席，王夫人同著薛姨媽也來了，忙又重新添座、安席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剛才姨太太說起，你們都在這裡。天長了，又沒有什麼事，來看看熱鬧。這一來，倒把你大嫂子的位子占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大嫂子已經坐過了，我們也因為這個，

沒敢請太太和姨太太。」

王夫人又對賈蘭道：「蘭兒，你前兒逛棗花寺，那裡牡丹開得好麼？」賈蘭道：「有兩棵孩兒面紫鳳樓開得正好，其餘的有些殘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裡明年也添種些牡丹罷，那邊牡丹台，從前也很好的。可惜前一向沒人管，都凍壞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蘭姪兒，你前天賞牡丹，做的詩呢？」賈蘭忙叫碧雲去取，一時取到。探春便和湘雲寶釵同看，那詩是：

深色僧房照舉卮，帽簷乞得半開枝。

款春臨別花俱黯，憫亂沉吟酒豈辭。

日氣烘香圍錦幄，劫痕尋夢倚苔碑。

與君努力安危事，莫使元都見兔葵。

寶釵湘雲看了，當然說好。探春道：「好可是好，只是『憫亂』一句，稍有些語病。蘭姪兒，你如今是方面大員，有責任在身上。既見到這裡，就該盡力去挽救，不是私憂竊歎的事。

倒是結韻，詩雖平常，意思卻好。」湘雲道：「這詩命意並不錯，我聽我叔叔說：有一班達官，上朝不敢說話，背地裡痛罵政府，討那些閒人說好。不知是什麼居心呢？」

一時席罷。王夫人約薛姨媽同到圃外看芍藥，眾人也隨同閒步。探春指著湘雲那年醉眠的石牀，笑道：「史妹妹，你那回尋那石牀沒尋著，不就在那裡麼？」寶釵拉湘雲同看，也笑道：「你能在那上頭再睡一覺，我就服你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們還是這麼信口胡扯，別叫小蘭大奶奶笑話。」探春見那邊有一叢金帶圍，忙走過去看。剛好開了兩枝並蒂的，就請王夫人等同賞。湘雲道：「這花向來是宰相之兆，這回又開了並蒂的，真要算是花瑞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將來蘭哥兒入相，我們還在這裡接風。那時候，大嫂子不知要多麼樂呢！」說得王夫人、李紈等都笑了。又賞玩了一會方散。

次日便是行期，賈蘭叩別了賈政、王夫人，賈政又將『位不期驕，祿不期侈』的話，著實訓誡一番，賈蘭一一領受。隨後李紈叩辭，王夫人又再三囑咐他，替蘭兒隨事留心，

那外官不是好做的。當下賈蘭便奉著李紈，帶了梅氏，從容赴任去了。

暫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柳湘蓮同著寶玉，到了太虛幻境，本是為尤三姐之事而來。起初見寶黛婚事如此波折，自己更不便提起。住在那小院裡，每日仍用他靜坐的工夫，有時替寶玉排愁解悶。閒中想起此事，卻也情牽意惹，放他不下。那天寶黛吉期，尤氏姐妹在此幫忙款客，湘蓮無意間在前院花叢中遇著。那尤三姐見了他，神光離合，宛轉含情，卻不像惱恨的樣子。只礙著人多，未便通語。後來，屢次想自己找了他去，揣度那人的脾氣，又怕近於唐突。幸虧素來心冷，想過了便自擱下。

一日，寶玉到前院來談話。寶玉說起寶釵新近也從家裡來過，釵黛二人彼此十分見好，也是想不到的。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如今總算事事稱心了，可還想起荒山寂坐的意境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在荒山古洞的時候是個我，在花團錦簇的境界中，也還是個我，有什麼兩樣的呢？」湘蓮笑道：「既是一樣，為什麼你心心意意只想到這裡來。」寶玉只是笑，無詞可答。湘蓮道：「你自己心願既了，那推己及人的話，只怕丟在脖子後頭了。」寶玉忙道：「柳二哥，你這話可冤枉了我，你的事就如同我自己的事，那一天不想著。況且你們這段姻緣由我一言打破，還得由我搏弄上。不然，怎對得住三姐兒呢？」

湘蓮道：「依你說該怎麼辦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早已托了鴛鴦，叫他探探三姐兒的意思，不知他說了沒有？等一會就問他去。萬一不行，還有別的辦法，你只放心罷。」湘蓮道：「那位鴛鴦，就是殉老太太的義婢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他。他現在做『癡情司』的領袖，這事正歸他掌管哪。」又談了一會話，方回至內室。見黛玉和晴雯手裡都套著金線，好似在那裡解九連環。寶玉笑道：「我正惦記著，怕你悶的慌，這麼玩兒倒好。只是怎麼想起把小時候的玩意都搬出來了。」黛玉瞅他一眼道：「你管我們呢！」晴雯道：「這一股子金線，奶奶叫我幫著理出來，那裡是玩意兒呢？」寶玉問道：「金釧兒在那裡？」晴雯道：「他和紫鵑、麝月都在西屋裡，半天也沒有聲音，只怕都睡著了。」

寶玉到了西屋，見紫鵑正在低頭做針線。麝月、金釧兒坐在窗下，手裡都描著花樣。寶玉看了這個，又瞧那個，問是做什麼用的？麝月道：「橫豎不是我們用的，你過幾天

就看見了。「寶玉道：「金釧兒姐姐，我替你描花樣兒，你去替我請了鴛鴦姐姐來。說我有事和他商量。」金釧兒將花樣兒擱下，瞅著寶玉道：「你可別替我描，描壞了，誰賠我喲！」說著，便去了。

寶玉看那花樣，一方是梧台彩鳳，一方是蓮渚文鴛，又細緻，又鮮明，十分可愛。便問麝月道：「什麼花樣？這們矜貴。「麝月道：「你信他呢，這就是枕頭心子。奶奶嫌原來那個俗氣，叫我們繡了，預備換上的。」寶玉拿起筆來，隨意描了幾筆，也還不差什麼。

正描著，黛玉和晴雯從那屋過來。晴雯笑道：「二爺真能乾，連花樣都會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有弄這個的工夫，不如把娘娘叫做的鳳德宮頌，早點做出來交卷。剛才那邊宮女們送東西來，還問起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兩天那有心思做文章，好妹妹，你替我做了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什麼事這們煩心，你若想他，我再把他找了來，這有什麼為難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又胡猜了，我想他做什麼。只為那柳二哥的事，至今還沒有辦，是一樁對不起人的事。紫鵑道：「前兒，我們出去走走，還遇見三姨兒呢，只不肯往這裡來。」

說話間，金釧兒引著鴛鴦來了，寶玉黛玉連忙迎出相見。

寶玉道：「又要煩姐姐多走一趟，我本要到姐姐那裡面求的，只因那裡人多，恐怕說話不大方便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到底是怎麼一件事喲？我最怕藏頭露尾的，二爺直說了罷。」黛玉道：「鴛鴦姐姐裡屋坐罷，這也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的。」三人同至東屋坐定。

寶玉道：「沒別的事，就為的那柳二哥和尤三姐一段因果。上回我跟姐姐說過的，這件事總是由我答應的含糊，以致他起了疑心，害得三姐兒枉送了性命。那湘蓮又和我同道至交，我想要把他們的姻緣重新接上，將功折罪。不知三姐兒意思如何？姐姐給探問了沒有？」鴛鴦道：「那天在絳珠宮見著他們姐妹，我把你這番好意已經說到了，他可沒有答碴。他那人的脾氣是說一不二的，我生怕把這件事給說僵了。再則就是說成了，咱們這裡夫婦同居的很少，那能都像你們玉旨賜婚呢！」寶玉道：「若說三姐兒，他性子是烈的，只可軟磨，不可硬勸。只要他答應了，我這裡有的是房子，借給他們同住，那算得什麼？這裡頭可全仗著姐姐善為說辭了。」說到此，便深深的作了一揖。鴛鴦道：「我管的是『癡情司』，這也是分內的事，二爺你還和我客氣麼？」等一會兒，我先去和二姐兒商量，成不成再來回話。」說著，便要告辭。黛玉道：「這件事也不忙在一時

半刻，姐姐且再坐坐，咱們說說話兒。」又叫紫鵑沏了新茶換上。

鴛鴦說起那回在姑老爺衙門裡，聽說豐都地方也有榮寧兩府，國公爺和老太太都在那裡。我拚著一死，原要跟了老太太去的。就是不許我跟去，也要見一見老太太的面，我才甘心。

這裡往豐都必然有個去法，明兒想和警幻商量，求他攜帶，了此心願。你們二位都是老太太最疼的，有什麼話，我也可以帶了去。你們以為如何？」

黛玉道：「姐姐去尋老太太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，還有什麼商量的。我倒想起鳳姐姐如今還在陰間受罪，他也是這裡冊子上有名的，我們都好好的在這裡，單他弄得如此下場，想起來怪難過的。還有妙玉也和我很好，聽說他被強盜殺了，沒到這裡歸冊，想必也在陰間。姐姐若去了，得便求求老太太，把他們都救了回來，也是大功德的事。」鴛鴦道：「老太太那麼疼璉二奶奶，決不會不替他想法子的。那妙玉更沒有什麼大罪過，我到那裡瞧著辦罷」。寶玉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尚且要去見見老太太，我是老太太的兒孫，又那麼疼我，怎好倒躲在一邊。你若去，我便同了你去。一則接老太太來這裡奉養幾時，也不枉疼我一場。二則面見榮寧兩公，以謝我不能立身顯揚之罪。三則鳳姐姐妙玉的事，也可以合力辦去。且等柳二哥的事辦妥了，咱們同去如何？」鴛鴦道：「二爺同去那更好了，只是二奶奶放心麼？姑且這麼說著，到那時候再看罷。」說罷，便起身告辭，去尋尤二姐去了。

這裡黛玉瞧著寶玉道：「你真個要去麼？」寶玉見沒有人，拉了黛玉的手道：「去是要去，只是捨不得你！」黛玉撇嘴道：「這話我不信。你那邊家裡，怎麼硬著心腸，丟下了就走呢？「寶玉笑道：「不丟下姐姐，怎能尋著妹妹？那也是不得已兒！」黛玉用指頭羞他道：「虧你有臉說得出，這簡直是三歲小孩子的話，那裡像中過舉人，又做了老子的？別叫哥兒羞你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，這才是至道呢，你們那裡知道？」黛玉道：「胡說。你那個道，真是道其所道，騙騙外人罷了，還瞞得了我麼？」剛好晴雯進來，便將話截住。

只聽晴雯道：「剛才聽二爺說，要和鴛鴦姐姐到豐都去尋老太太。我也是老太太的人，求奶奶和二爺說，帶了我去，見他老人家一面。我的老子娘也早故了，借此探聽他們在那裡，到底受罪不受罪，也是做兒女的一點癡心。」黛玉笑對寶玉道：「你去不去還沒定，那隨駕的龍套都要上台了。」寶玉聽得也笑了。

那天盼到天黑，鴛鴦也沒來回話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來，說是先見了尤二姐，那二姐兒不敢拿主意，說道：「依我說倒很好的。可是三妹子的事，誰說了也不算，只可由他自己。」倒是三姐兒在裡屋，聽他們說的不得要領，便隨身便服，自己走了出來。鴛鴦先和他寒暄幾句，才提到湘蓮之事。三姐兒道：

「柳郎來意，我已知道。從前我是一心跟他，偏他聽了人家閒話，好端端的不要我了。這樣婚姻大事，豈是像吆喝賣東西似的，管保來回，不好了管換？再說，到底看出來有什麼不好了麼？一會兒說翻了，繃著臉不要，一會兒又要檢了回去。這可不是一句兩句的話，要末請他自己來，我們當面說說，我看他是否真心，還活動不活動。果然是真心要我，我便跟了他去，任怎麼吃苦，我也不怨。若有一點兒活動，不如就此掰了，大家乾淨。」鴛鴦也佩服他爽直。當下將三姐兒的話，都告訴了寶玉。寶玉送鴛鴦出去，便到小院裡，向湘蓮仔細說了。

又過一天，湘蓮自己去尋三姐兒。先賠了許多不是，又將前前後後的話，連寶玉在大荒山怎麼說的，都背了一遍。又是央及，又是賭咒。三姐兒是痛快的，即時一言說定。

等不幾天，這裡把新房佈置好了，二姐兒便送他妹子到赤霞宮，自有一番禮節。寶玉替備喜

筵，約了鴛鴦、香菱諸人，也熱鬧了一日。鴛鴦又陪他進去見黛玉致謝。黛玉本喜三姐兒爽直，又因他也是再世姻緣，動了同病相憐之意，所以看待得甚好。晴雯、金釧兒從前就和三姐兒相處很熟，更見親熱。

從此，尤三姐便隨著柳湘蓮，住在那赤霞宮的外偏院了，那尤二姐獨居寂寞，時常來看妹子，也常進去和黛玉及晴釧等閒談。黛玉要留他也住在那裡，不知尤二姐肯與不肯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